張文定公環碧堂集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二

書柬

寄東沙叔

徐九回承手書篇什之惠慰喜倍常恭諗起居康吉學業升崇又更欣企也邦竒萬里馳還老跛愁頓心神耗憊所餘不息之貞朝夕耿耿然内無斗室爲藏修之地外無别墅爲避俗之所不可意之人與不如意之事日擾於前可謂至困顧易稱困爲德辨方以自試殊覺其爲攻玉之資外物之累不足惡也大抵人於天下能悟夫何思何慮即合則於無聲無臭矣見若卓爾而力不

能赴安得一聞警勵於席間函丈地耶便中惟無惜誨
諄是幸三十叔痊未全愈叁叔公甚以為懷南都多
士之地而冰廳清燕之司鼎從學者終日數人恨未兼
收並畜耳吾門在學者八人忠甫嘉甫以嵩公錄遺始
徒應試秋闈事數日內當知息耗矣來諭所謂昌被已
甚鄉居不及詳悉然推其一二足與浩歎耳

答朱允升

承不鄙示以壁司成之作內有欲為改易者責生詳定
生何足以知之雖然邦奇用力於古文二十五年矣自
五經而下諸名作家之文無所不得讀妄自謂鑒識之

精雖下和識王式邦餘過也子淵此眷恐不可復議今未暇悉辯姑舉其一二為執事商之如紅日未雲詞既清洒若改為紅日宣光便覺俗氣逼人矣嘗聞前輩有以初晴詩寄先祖東皐先生者先祖讀其首句云煌煌初日耀樓臺驅驚曰安得此嚇殺人句耶因置不復讀紅日宣光與此詩殆類冠之首簡將無使人置不復讀耶碧山如畫改云碧山峙夏尤無意謂出其土苴云者謂執事藏道真於中而所出者不過其土苴耳此正極其推重之詞如云六經聖人之糟粕豈亦貶聖人耶方將求居士於古之有道者句法自活若以方將二字改

爲人皆則一篇結何緩散無力而精神索然矣且安得斯世人人皆有道之士而知所求耶誤辱知愛敢此奉復不知果何如耳大抵作文有音有節有體有骨有氣有色有意有態此可以神會而難以口傳古云可爲知者道今安得不爲執事道之

寄黃久菴

鄉居之便久缺裁問辱示知罪錄非相愛不及此感慰感慰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况高明如執事僕承愛厚復十餘年尚不可以有言哉竊嘗觀一家之內三數人焉舉一細事見人人殊况四海之廣億兆之衆

哉偶一事議論不合便相與仇讐同已者爲賢而異己者爲不肖皆非也周公召公之不相悅韓歐程朱皆大賢也而議禮亦各不同使數子者遂以是相詆訾以終其身焉君子惡乎取哉傳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大丈夫亦各行其心而已矣十年前所嘗促膝而語者敢復申之然言不盡意奇勝耿耿顧所望於執事者惟無日知我罪我而介介于懷焉幸甚

答倪汝新

共處甬東不得時時親炙萬松之游相去又數百里矣執事尚論有年出而友天下士朝夕會萃於名勝地與

之上下其論議爲樂豈有亟哉如僕素孤陋茲更離索柰何用是欣忭之餘有感悵焉竊惟三峰大齋二先生作士之盛與列執事咸慕振發之心誠宜得大手筆一揄揚之而松谿之中文章淵藪必出緒餘光焰萬丈矣乃不自居誤以屬僕於數百里外始知借聽於聾殆不虛言耶使將遠臨不敢辭輒具稿進惟增愧慚不宣

與良甫翁

人之患在多已而略人遼東之豕燕山之石爲世所嗤久矣惟明者則不然何者其閱歷廣而知見的不以已敵不以人忽也比日稍暇始得檢對賢弟所抄鄙稿讀

之累日始而油然若自得繼而憮然若有所感終而戚
戚然以疑何者文詞之所以為文在聲之高下言之短
長之間世不悟是其久矣而區區之作若偶有中於古
人之律度方欲為人言之而今之天下未見有可與言
者往在弱冠屢試於館閣惟西淮翁竒其文以為峻拔
而守溪翁者亦謂自肺腑中流出令人喜觀不厭迄今
二十年間文詞稍進非復曩昔比也然二老不可作而
予以避地江湖鮮復知已夫窺穠於淡采華於實會不
言之妙于闔闢舒束疾徐之間若是者雖古昔以為難
嗚呼而謂今之天下有其人耶此所以油然而得憮然

而感者矣雖然作之三十餘年矣遇天下之英豪不爲
不多矣其間豈無一人明者而自是若此其不爲遼豕
燕石長見嗤於世者幾希嗟夫所以戚戚然而疑也吾
翁乃獨不鄙手自抄録不惜劬勤將吾所謂明者非耶
抑亦蔽於兄弟之好亦猶我之自蔽而不知其劣耶顧
虛心以觀之直言以評之不蔽於愛而不失爲知我也
幸甚

與朱侍御

去冬程公敘入京會奉問時憲節已南行其書不至而
後府因黃縣萬與二生略諭動定日聞督撫淮揚復欲

脩敬念德意清嚴未果輕瀆正爾馳情忽拜專使手書之辱爲之愧感交集且好道之志不以名與爵而自足念舊之情不以形跡闊疎而見遺深造大就已斷可識於片楮之間所用爲吾道慶爲吾民慶者豈淺淺也近歲鹽徒在處爲寇率因鹽法沮壞挽於貴勢滯於重估存積興而常股廢公私困而盜賊滋其來非一朝夕之故矣方今

天子勵精而百司徒務彌文未見有以實稱德意者故獘勢積萬不一撓爲可痛心以執事有爲之志能爲之才而居得爲之地必有以一清夙滯以快遠近上下之

心者蓋道不出於壽之外而經濟天下以配天地好生之大德不過曰理財正詞禁民爲非而已况今日所頫莫重於捐法而積弊之深亦莫甚於斯乎邦奇誤任此官名雖近美而法意已非疇昔日了俗格誠足自愧又頫掌錢穀工役等務益知弊端積久不可勝窮欲少去一二亦别無巧法只在勤力勞心所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此最所不易世常竊謂治身治人常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日計若拙而歲計則贏此古之大賢君子所以澤覃生民而光照無窮覩彼鼓簧一世聚方悅而爲士者已笑事未就而公議已不相容者何啻崖生一

世而已每以此自警日月云邁而進修不及今特自覽於知巳之前庶幾有以交修不肖耳幸勿以其往言遂見擯棄也領翰巳昏又聞來使明日遂行匆匆張燈布復不覺其言之率爾惟加亮幸甚

寄惲功甫憲副

聞得背離月青甚駭昔白璧青蠅胃中磊砢所發耶執事素恢豁塵芥視世事籍有所甚不可遣斗酒百篇何所不散固知無妄之疾非有感而得也僕家居四年幸老親健甚而弟漸長簞瓢屢空歎如也李嵩渚官此數相與道風情君玉太守任東鄉經歲不面屬爲索東麓

吟竟成礎砥數僮俱遣治薄田欲馳一使數里外輒不
能困可知也題敕命碑陰董呈稿望為寬易無譏僻在
孤涯四海兄弟落落數千里每用悃悃喪孫固可戚視
僕之頭白未嗣有間矣寬之握手未期書不盡言

復諸友請纂修實錄

辱不鄙命以史事且諭引譔中志年折行此古人風度
極知感企第數年來習閒成懶出門數武動若千里又
竊惟實錄將呈上司經
命使以登進内局邦奇方以養病為名而復與其事若
將自示其無病然者則其為行鼻點已自不細尚敢覥

頗論是非歟百世邪至於學識年齒之非宜又特其一

端也向已懇二守先生於一應文移盡倒賤名矣伏惟

亮之

復周玉巖

昨枉手書極知好善之篤所謂優於天下欽仰欽仰近日監中舉人自會試水程外不三五月便得撥歷人無專志亦無定業去年夏秋間得向上者四五人尋亦出去近則未聞好學者也其言語旨及心性者竊聞之古之人謂行貴而言賤况天下之物多則賤少則貴偽則賤實則貴言本賤也而其偽而且多又極於今日今日

但當力師顏曾之愚魯下寧爲萬石君夏侯勝不然嘵嘵焉以所賤益今日之疾誠有所懸痛而不忍爲者高明以爲何如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於執事復不能嘿

答友人

承示佳作氣充而健語新而奇善涵養之所就固未可量也忻敬忻敬及讀裴行儉知人論爲之惘然自失喟然而歎曰嗟乎曷爲其至於是哉辱不鄙不敢不以直告惟吾子垂痛察焉行儉以浮躁淺露非爵祿器譬則朽索不可以致遠杯水不可以運舟固不易之論詩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洪範好德則錫之福皆此意耳且五經言降殃降祥求福猶從趨吉趨凶者不可縷舉彼聖人者亦固役天下之志于利祿富貴耶其必有說矣孔子之妻公冶爲其不自致夫縲絏也妻南容為其可以遠刑戮也夫縲絏之不自致刑戮之能遠所謂賢也正君子之所取也若由也不得其死則固深戒之矣聖賢者亦豈遠人情哉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今也甘心浮淺之歸而曰吾非志於爵祿者則行儉之罪人尚何說哉垓下之功萌於圯上登壇之績基於伏胯今一不禮於人悻悻然見於詞色詩曰忘

我大德恩我我小怨吾子其未之審乎且國武子招他人之過猶以見殺況乎義師生也恩骨肉也未見其不義而招以爲過其於器識何如哉此僕所以惘然自失喟然而嘆者也通家之愛疇昔之知過承手翰慇懃下問敢畢露其狂愚惟吾子垂痛察焉

與閩提學

聞吳中刻六子甚佳惠及果然感喜無量雖倦中不覺把玩至夜分也因思書之可寶莫如五經止本文有新刻而不及傳註人情厭常好異以程朱傳註爲腐爛不足觀言諸經則尚舊旹註疏此大不然奇旹取十三經

註疏讀之豫習簿一扇將筆記其可取者讀之竟歲作一言可取則已為朱先生所收拾乃知文公真大豪傑正如伯樂一過冀北馬無留良焉矣而世俗大議淺子之上曾惡足置齒牙間以此事為文宗於文獻地欲望責令江南富室將五經傳註今日所尚士子所通習者刻之如刻六子之精且美豈非一大快事亦足為崇正學洗膚末之一助也哉冗中呵凍不成書亮之亮之

與馮子和

兩道貴治使人忘其為客旅也斯文雅誼一至於斯銘佩銘佩所中無事得詠新篇遠致清聲令人歆慕然區

區之愚循望公餘玩繹五經四書益廣終身受用之資蓋文詞之於人猶華藻之於木也當其燁然在目自不可少乃若棟梁廟堂且贍天下則于質幹而不于華藻矣使經書義理涵蘊醇熟然後發而爲文則固儗諸日月星辰之於天山川海嶽之於地區區鮑謝之流又無足齒矣此僕自幼狂志垂老未償知契間有不能不言者亦冀使中有以相勗勵也即日席庀及淮四首馳情伻去附達區區千萬照亮不能悉

寄友人

邦奇幸以弱冠獲親風範伏見醇明正靜竊自師承

下字而德氣感孚固有在於語言之外者泰運二十年持士數千里然執事退而澗于進修進則光其志業風教洽聞瞻想如見形迹睽違有不得而間者可勝慶忭之至邦奇離京師十有四年未嘗敢以片札抵政府校棄頗阮分所宜然嘗竊惟之孔門之徒三千而為邦之道惟克己之顏子聞之蓋克己則公公則溥未有不公不溥而可以為天下者也邇者不意不肖之名誤塵薦剡之末復自漸壖濫竽國學且邦奇素未敢希于執事而執事亦焉所私于區區此古之大賢得時行道以待山林之遺佚而昭

聖世之至公者眞足以蕩洗數十年來奔趨附託之陋習第顧區區庸劣實無德以堪之拜命以來夙夜兢慄罔敢休暇恒恐上負知己下負平生伏惟高明察其愚督不忘誨愛以卒掖其成幸甚幸甚辰下秋暑未謐台候如何伏惟爲道保嗇以副上下倚庇之切無任拳拳企望之至

答萬子中

一別十餘年此心懸想殆如一日邦奇僻居海堧者前後七年間一入蜀往復經楚瞻望只尺竟亦無便可以通問邇至南京又以公私事冗不覺蹉跎時因貴鄉詢

廼居無恙而已高生來得手書快復隨州傳循昭語之日欣慰無量近日學術風俗可憂誠如來諭大都只為不知天道可畏肆為欺誣究其志亦只爲一身爲旦夕計而無復百世以俟之意顧少有資性者亦復不訊頹末靡然從之奇正爲是深悲而未知所爲救援也今亦力自進修兼采訪有志者時時接引以示意向然而未聞好學者也若槩語以上達則旨徒無益亦自涉於為名之病且孔子失人失言之訓不可不審韓子所謂不請而教孰云不欺是又宜自審也今天下質直好義卓然自信而不爲名利疚者僅見吾子中一人望努力樹

大使足以質鬼神而俟百世天下事此盛則彼衰若徒以口語搏擊或成黨禍亦非君子所願也胡敬齋亦篤志士居業錄多可取者但所論釋氏誤以神識為性一段欲反以氣為妙乎理者與程子心如穀種邵子心者性之郛郭言意不同混於源頭未瑩恐未足以降釋氏耳陳于廷戶部蜀中嘗一通問近復如何便間幸道意不能悉日來所得毋惜時時寄示千萬千萬

與魏鄰侯及齋

老覺光陰逝水世事空華惟夫敦帝迪之勸大雅惕之地盱前修而不恥俟後人而不惑庶幾無負乎生我者

之意而愧猶未之能也高明亦何以敎之

與李介卿憲長

蓋天下之可貴莫如吾斯之能信可樂莫如吾斯之得行行之得不得在天而信之能不能在我者實於在我者不使自欺委命於在天者罔敢或貳如是而已執事信道不惑篤實輝光日躋顯榮其所得行當不止如今日焉耳某久忝知愛欣慶可言

答萬鹿園

聞榮任欣慶欣慶且奉瞻有期末慰積渴之懷大抵人生以天地爲大父母則諸同胞之親顛連無告惟吾爲

大父毋所鍾愛力足以援而大之乃坐視而不顧則豈惟吾之心不自安而大父毋者且將怒色於我其如之何至於宇宙旅寄則不必容心豈特吾身旅寄於宇宙雖宇宙亦旅寄也顧在我所以主張宇宙而愉悅父毋之心者則有不容以一息懈者耳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直見夫天命之親切而不容已也漕事誠獘非執事處之更將誰諉書曰朕言惠可底行高明其繫念焉不宜

寄禹鹿閣

兩枉存問眷惠優渥不勝愧佩伏惟王事靡盬夙夜劬

尠不及躬致啓存并謄馳情專人代候燕聽入城的期幸賜照察近閱蔵覽益知明道所以論釋氏者極爲公當讀佳詠仰見執事所得於釋氏者已深鄙作次韻聊見區區幸指正之大抵六經中精髓處被釋子咬着程子謂其見天之一隅却從覷到此上處者是也凡人生所最難處而易爲此心累者在一家倫理之間佛家知其然便一切抛却徑入空山中了這一點恐心成事由此害事由此聖人五十而慕佛子七歲思出家父母不從便終日不食以要之又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借其時父母憂悲成疾則如之何聖人事親如事天故

能以家推之國與天下以天道覆萬物而不遺殆非釋氏者所及也愚見試正於高明專俟面悉

與金汝禮吉士

承示高篇讀之數過不覺增歎喜恨塵冗不得時時親左右一罄所欲言耳盖古之善論文者莫如孔子其次莫如韓子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言意以為主而文足以暢而明之者為上也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言氣得所養則律度自我出文斯然矣故天下莫貴乎意得意得則志治而氣完是故出之肺腑而施之不匱闔地闢天鞭風駕霆運而不知其所以為之不

然自門而入者必非家珍雖其鋪列序爾而人見其竊人之有也不適為譏嗤資耶然意得莫如明理明理莫如讀書是故韓子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存聖人之志以讀聖人之書玩之文而體之熟其於文乎何有夫龍翔鳳舞豈有習作矯强之態哉是故三代兩漢無鑿詞魏晉而下斯有之耳韓之所以起八代之衰謂其不蹈襲不刻削而神會律度之妙耳雖然韓子之文視孔子則有主賓之辨焉孔子主乎意而文從之韓子主乎文而意以就之孔也韓也其斯有辨矣夫六經者聖人所以寄意於萬世者也於是

乎求而得焉則奚必有意為文而其為之也如日月星辰之在天也如江漢河海之在地也而韓子者且翹吾下風焉矣儕輩與足下同鄉而不相識於太學見所為文焉心固異之然時文云爾今茲居翰林不干鄙辱以古作示知見內融疾徐中度則知足下蓋厚賦於天而善自養者人或役意為文而於高下短長之節終身焉不悟間有知者而意非己得餖飣紉綴篆刻琢削索然不見其所有此其故何也其稟偏以蘄其習乖以趍闕於天下如足下何可多見兒一鄉之內哉夫安得不敬且喜乎迂狂之見懷之久矣一為知己者伸焉惟鑒而裁

之

僕倪太守

執事外補心知為屈然時之獲戾當路其受抑固有甚於此者豈事由天定非人所能為耶僕叨第後細讀五經見聖賢畏天悲人若是其切私心欲得一郡爲之而其路無由後於他書見楊文貞公以平生不得爲守令爲恨乃知丈夫所見略同百年易過富貴如春夢耳人生惟澤及民物不負

皇天生我之意乃為有以自慰而澤之易流今日百司孰如郡守執事治太平聲實懋著深慰區區至有不寐

之喜而來諭以跪拜為意若有不屑焉者僕誠惑焉韓魏公作宰相成大功業及老而典鄉郡後進以監臨行部魏公執下司禮甚恭君子素位而行當跪而跪當拜而拜將中乎禮即與饑食渴飲何異而有所不甘耶辱愛厚不覺盡言伏惟亮其悃誠不盡馳想

復徐養齋

奉別遂經許時自前歲一通問後亦有南行之意謂得拜瞻晉陵不覺久虛修候不意兩踪未遂荊川來領手教感喜殊甚即欲奉答塵冗未能比日小恙杜門力疾具此悶情意未全脫洒為情非多不如意竊惟造化無

全功自光復氣渦人生所禀愈不能全知其在天順以受之即胸中無一事譬如父母當事勢糾紛之時分付其子處之爲子者以事之逆而難也以有拂鬱即與親心有貳不得爲純孝矣况天之所以継公者已自有摧厚於人人者乎常以古人善處變者思之即泰然矣高明何假多贅雜辱知愛不能已幸亮之

答人柬

辱不鄙示以肝膈三復悚歎然竊有疑焉夫既曰不以一兀人沮之而不足又曰無以自雪既曰天下國家未必盡非又曰讒沒毀重似自相悖也况此謗之起來歷

頗著而公之履歷素昔甚明皮毛曾莫之傷其奚所銷
鑠耶公論未始不定而又焉俟爲僕褏昧然素所期於
公者非淺淺也萬斛之舟擱於寸莛不能不恠且歎焉
以今日上下皎皎若此執事猶爾悒悒使執事爲郭汾
陽嬰魚朝恩之讒爲狄梁公罹潘膺之女手必汲汲焉
以一去自白而不復爲天下生民
朝廷社稷計矣剜頸剖心如灌夫之流較之大雅君子
眞培塿泰岱雛鷇雲鵬何可以同朗語也嘗喜蒙莊藐
於世故雖不可盡以爲洽然不知其意亦未爲達也謹
人大觀吾非執事之望而誰望哉客至草草痛啓痛啓

復汪汝成

晦翁嘗言人養得半月亦便不同邪竒此爲眼疾凡百起止往往多自恕經今兩旬覺無寸進益畢竟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其不熄固宜方欲少加苦志而柔姿弱植深以不能持久爲懼相愛如吾兄高識如吾兄曾無片言激勵之及他復何望也前與兄論子貢貨殖孔子以爲不受命事昨偶閱程氏年表則知伊川固嘗言之蓋貧富有命天下之貨殖者亦多矣必以子貢晩歲之富爲貨殖所致則孔子執鞭之云爲不足信耶即日眼尚昏花看書數行復閉久之得吾兄手翰因復强答

如在霧中書也所命送行詩但僕已曾領命而吾兄又已諾彼之請固當一作然此事亦能耗亂人神思今後欲少戒也詩經曾草草讀過每以未及溫習爲念冀吾兄有以教我然在京塵中讀書非併力焉所得亦無幾矣僕之有兄如蓬之有麻所望夾持不淺不然則今日所言無乃爲白首一嘆之資乎

與汪汝成

東坡集十九冊奉還此老文字只是氣過人却有大狼狽處爲其無見而意在詼諧譬如劇戲媚人者一時庸俗人觀之非不喜好而端人正士則有蹙額不欲觀者

者殆廖氏集中所無此矣歐冀二公詩未有差其優劣者今但與足下言之

復豐生

誦佳章殊甚敬羡所擬輒有復於左右白夢仙歌以後忽又別進一格可異也内訟一賦尤見志識所贈飛霞子諸作雖一時興寄未必出於誠好然其中主靜養氣之云苟能充實亦崇德廣業之基昔特聊翁所謂長生久視之要訣而已足下青年美質文詞宜非所難誠於此加意深培所至復可涯耶

寄豐白菴

都城拜違後悵仰不已生自念駑性迂昧寡合特甚久辱執事過愛不自知其所以廼今又復遠離情寔叵堪闈途中盜賊頗熾尤切絓懷累枉華札知已達德[illegible]爲之少慰想辰下棨旆正抵南都文場士林瞻望風采山川秀淑舉目可怡囬首越江白雲只尺人生樂事可想而不可及誰謂世上無真遊來吾不信也天氣向寒惟爲國加重

寄魏子才

前數年與足下別後因以足下才識不倫往來於懷然竊有所未滿焉者未敢以告也去秋幸再接言笑則舊

時所爲未滿者足　巳刻倒始盡今人企竦第相見日
淺未獲盡扣所得而區區鄙見所未塵於清聽者亦多
懷企之深足下可諒知矣別來又過半載思之恭然昨
日耳光陰迅速一至於此豈徒以增感時恨別之情凡
有志於自脩者即此亦可以惕然而省悟矣向所與足
下累日未盡者今固非尺牘可書大都人之自修病於
不得其奮勵警惕之時不過是其欲上人之心所使幾
除卻此心便巳不覺頹惰委靡故欲自治其矜巳爲人
之意而果確不怠爲難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正吾曹所
當厚勉而深省者也舊嘗承諭以訪人才一事固亦格

物之務然孔子有言曰夫我則不暇但當敬以自持而於接人之際因其動言氣貌以察其邪正是亦窮理之事若曰將以備他日之用則恐古之以人事君者或不若是之豫也人患不能明理明理則藻鑑在我藻鑑在我則他日用人之際不過舉我所知而埜無遺賢矣今且訪人才其邪正善惡果能核其實與否我不敢知且將得人人而訪之邪又足下不欲看莊列等書第恐為莊列所動耳若不爲所動看亦何害當知釋老之言亦有至理顧吾所以擇取之者何如耳知見欲高故學欲博學之博則有以究治亂之故達天人之際而謝子之

所謂貫乎有根者可以自植矣望足下深惟晉勝之善致力於所不睹不聞以期大成毋為自負可也瞻吟不常萬萬以道自重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二

書柬 二十一首

寄王伯安

去秋陸文順僉事行奉一啓尋即執事有移袞之命未諗得達否辰下伏計已抵廬陵冬閒入覲可幸不晤邪寄居京塵中無一足道惟有懷企耳古之人有言曰荃茝變而不芳兮蘭蕙化而為茅僕竊以為苛責蘭蕙也則豈有為茅之理其所以化而為茅亦惟其根之不植徒襲蘭蕙之芳馨以為已有故一遇動搖摧落不暇耳夫所謂蘭蕙猶若此況不為蘭蕙者乎懷企之深亦可

以想見矣餘惟加重不能悉

寄易欽之

食炙膾者恒忘其美久不食則思之矣僕與足下交得無亦類是乎僕近者一切世味可謂備嘗雖自謂古之易牙不能過也迺者慕足下甚深足下能諒我乎如僕者誠非所以處今之世然亦因得以致力於其所願應酬人事之暇每以三分爲率以二分工夫讀書一分靜坐雖未敢爲有得然視昔時似亦稍進耳故人聚散踪跡感慨之懷來諭謂已悉諒我故不叙叙亦不能盡也臨昏慨然

答魏子才

前蒙示余子積性書冗未及細觀故稽奉復邇者閱之見子積用心過世俗人遠矣雖然竊有病焉性理之說到宋儒可謂詳繁令子積乃爲之註疏何其不憚贅也來諭以爲有發明至到處不知指何者而言僕殊未之見也聖人作易六畫而已而天下之理具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道固不外乎陰陽明矣后之論者各見夫道之一偏故有性惡善惡混之說正孔子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周茂叔見其紛亂無緒乃繹其所以然而太極圖

程子因之指夫性之善惡清濁之異者曰是氣質之性
也而性之說始明且備矣太極圖另立一圈於上爲太
極而繼之以陰靜陽動其視易之六畫爲更挑剔矣蓋
承孔子形而上者之云而喫緊爲人不得已之意也惟
程子知之故其論理氣處皆合古書斟酌自是而後儒者
輩出動必以理氣對言蓋雖未嘗不是而分析太過遂
使後之徒循口語以求理者以理氣若果爲二物而先
儒立言之意晦矣求以明之適以晦之此知道者之所
以不貴於多言也子積謂詩以理氣對待太說至以互
分體用而曰體之虛者非於用之虛則支離極矣且所

病於子積者不寧惟是古之立言者有有德之言有道道之言天下有此兩者而已有德之言言其所得者道云者雖未至於有德而已知見之真已不容已於行矣夫苟不能行而曰我知之吾不信也閻子積於存養之功已自謂不能則固豈語道者哉而徒欲筆之於書以播天下而傳後世其將甘誣耶未甘於子積相識足下倘書往為我盡達之其以為何如也畫工不好圖狗馬而好圖傀儡又當與足下戒之姑勉為切問近思之學耳得於口耳雖多亦奚以為乍瞻伏冀以道自玉

答汪汝成

辱手書有羅從愿之感僕所言目病而心清者信不虛耶忻羡忻羡竊惟足下此念千古一機緘也不可無詞以答邦奇鈍劣不足道然向道之心實未嘗已朝夕存養不敢自怠然所以遲久不進者恒若事緒太多譬如揚子江宿浪未平而風濤又時撼之無恠其不能靜也若來諭所謂紛華盛麗則近已漸能擺脫蓋嘗以爲紛華盛麗者婦人之所宜悅也人年不過百歲然大率得至六十七十者稱有壽矣而婦人者終其身焉而已者也紛華盛麗以終其身曰如是足矣他無所望矣若男子者則將有事於天地四方以媲前古而垂無窮其何

紛華盛麗之足動婦人所期止於六七十歲而男子之慮存乎千百歲之外彼紛華盛麗之於人如飄風過耳浮雲過目玩弄未幾而溘焉以去自古及今消沉磨滅何可勝數曾是之不悅而足以為丈夫也哉且天下之物其難成者難毀而易致者亦易滅天下之難成者孰如道德功業也哉其易致者孰如紛華聲利也哉紛華聲利其來不能正其去不能圉無所由致者也語今之所以致者則吾亦不知其例矣曰同吾形焉同吾聲焉耳矣若是其難乎哉其不難乎哉雖由是以至卿相其可也古之所謂大聖賢者論其運如天其靜如地其明如

日月其動如四時夫天地日月四時猶有窮也哉故能與之無窮聖賢之道吾學焉而不至婦人之所爲甘心者吾非慕之矣比毎得清坐片時即洒然而樂因其惡與接物之意近覺非是蓋爲學必務遜志當其應事時正可自驗而與人交時又可審人氣貌可觀吾慕之言動可取吾師之反是則吾以爲戒焉是又何與物接之足惡也承示四書備忘錄甚見用心之密愚見亦微有異同蓋小小文義之間耳燈窗聚首尚當談辨以求益也恃知愛輒敢吐露狂言

答魏子才

京塵中人事紛拏如麻雖亦無往非學然究未植根者
終不耐動搖耳聞南都人事甚簡足下所處如此乃竟
有不去之歎何耶前者書中謂僕所與伯潛書註解楚
辭以為不能忘情於文字則非僕本意蓋因感時俗不
善變者故援楚詞以一發其悲歎之意伯潛素誠實故
特及此若以為註釋楚詞則平日讀書所得亦多何為
獨於一篇書中特解此一二明白易見之語哉耶復得
手教喜慰所諭猶有隱憂誠如尊見今固不敢細陳足
下亦自可想也天之七政所以運行而不失其序亦係
其樞而已矣則今日旅為緩急又何待於言耶此惟可

爲知者一大息耳柰何柰何明年例當得歸省期以二三月啟行未知如何明道生之謂性一段前以水之下喻性之善後以清濁喻善惡各自爲喻不必求其相貫必欲相貫則當以水之本下喻性之本善亦自不妨蓋水之過顙也或激之其濁也或滓之皆非其本然但古人出言成章無往不可不似規規作時文者必欲首尾相應也看書要看得活正爲此等句日前荊妻疾暴作幾殆近始畧愈明早又當入司禮書館匆匆中不盡所言

與魏子才

訓汝登上附　一柬諒達左右屢京邸無恙究何日下且洽行具爲束歸計吾兄近來進向如何承翰責僕不肯多言不覺愧悚此道理儒先發明儘覺明白吾輩正不須多言直了日事在勉強惟此望吾兄耳近得友黃姓綰名宗賢其字今爲後府都事此友識見精邁眼中所少又新改庶吉士日應良字元忠其人溫而粹哲而毅皆可人也恨不久當離索耳京中近日風氣殊可憂悕乘便草畧布此惟亮之不能悉

寄汪汝成

與兄交十餘年矣追惟聚散可勝感慨忽忽年各及壯

所就竟如何濵行辱贈教有相須相成之言頗提惕然
耳儀十月十二日幸平安抵家登堂稽首庭闈懽動但
老親雖幸尚徒而容髮漸衰兒後追念往昔喜極而悲
有不自任者耳僻處海陬廟堂事了不得聞北望悵悵
京中與兄往復論議俱各傷刻兄居刑曹恐尤宜切戒
家間居室隘甚嘗囬書籍至今未開求版擾擾日夕縮
懷增愧方召匠治一小樓欲以為十年規維孤陋是懼
耳叨倚
聖恩寧獨無犬馬心但老親年望七十伶仃一身復欲
舍去以遠遊數千里外此乾坤何等情邪將復何為於

天地間哉固兒所能亮也言不盡意

與魏子才

前月具一書託孫水部附上適蒙手教甚慰積久懸懸之念且聞去冬有弄璋之喜此在僕所尤難得者甚爲足下欣忭也尊稿辯駁祭義諸篇未覺深老其用工節度實已斟酌停當謹當揭之常接之處爲自修之規又承諭以間斷及雜慮二者爲用功之難此固人通患也邦奇亦嘗體驗大都雜念之多不勝驅除正坐間斷之故間斷既久介然之頃便欲雜念頓釋雖顏子不能晝夜持守不怠則此心自當漸清盤銘之辭與揚子江宿浪

之譬其善喻也每惟孟敏墮甑不顧雖是細事亦足以
觀此人胸中擺脫得下故不知不覺之間自能如此而
史氏不知以爲有分辨而已此豈林宗之見哉吾輩試
自念只與人接幾句閒話而將迎之意纏擾不已此其
出孟敏下亦遠矣今直須於一切世故都打得破自毀
譽欣戚以至死生禍福一切視之如一則此心自定易
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學之的也程
子嘗言除卻身都是義理懸空只是箇義理橫渠所謂
道體物身亦是此意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
壑忽然自悟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古之有志者直是不

有其身故能專志於道不然一暴十寒之病且不能免其去不學者幾何哉雖然又須細心涵詠密其功而寬其效勿長之害亦不小也足下明敏之資於世事不患不能但專用力於大本田地使洒然脫落則百事易為孔子所以獨與曾點而周茂叔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其意可思也與足下別七月矣殊無寸進柰何毋以不得相聚首為恨有得幸不惜頻教

復魏子才

書至甚慰企想讀性說益知足下踐履篤實玩心高明三復之餘令人惕然蓋皆出自胸中非泛焉為口耳之

學故自有真切動人處且謙冲之心問於不能尤有道者氣象邪否固陋比辞馳往往荒舊志忽辱引誘不覺輒悚然鄙鄙見不敢不盡辛有以教之性之爲氣質尚矣來論必以天命之本然者爲性而以性之對習而言者於字義屬假借此似於理有未瑩思慮太過强探力索之餘不覺其言之牽合耳孟子言性善出易傳繼善成性固也傳不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大天之道曰陰與陽乎周子不云陰陽一太極程子不云氣卽性性卽氣乎聖賢未嘗離陰陽而言道亦安得舍氣稟而言性乎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未嘗離形而言道也今過察於

上下之間而不覺焉離形之論則謂[illegible]其言近[illegible]理焉荀楊韓子之論性鑿鑿皆真不可不謂之是但見其異而不知其同據其末而不探其本其弊將至於道之常而禍人道不可不謂之非孟子道性善蓋則獨見其大原故不當與荀楊韓子者偶也然不若孔子之備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則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萬世論性者皆無以出此也且天之生人萬有不齊概曰相近則天命之善者固主乎其間矣世之言下愚者莫如桀紂伊尹五就而不遷比干三諫而益怒此其強戾不明誰實使之焉

可謂非性邪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而孟子言性善者探其本耳何則言紂者知足以飾非則彼猶知非之爲非不欲以自居而飾之也此非其本心之明猶自有在也乎使能及而求之則下愚不移者亦可得而移矣此理之固然者也夫下愚如紂乃性之最相遠者而猶有本心之明焉而况於所謂相近之中者乎故孟子曰人性皆善可以爲堯舜也足下因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說而曰性命之說不見於論語且曰一見孔子言性而遂以爲真則聖人群言之中容有一二言者荒誕淺俚而不可據耶且此又安知非端木氏所記也

補孟子言性亦未始離氣質也怵惕惻隱者情也情也者氣質已成而動者也天下豈有未受氣質而先有怵惕惻隱者耶彼蓋因其動之善人人之所固有者而明其本體之善耳

復李仁仲大參

湖湘每枉教翰冗迫往往失裁謝長懷感怍去冬聞董山亞卿先生云執事今秋當相表道經梓國日遲消息冀得暫近風範少沃渴心已而聞不果行坐馳數千里之程日不知幾回也忽使至辱示全稿且[illegible]書丁寧命爲點勘并序卷端自顧寡昧承命悚汗殊不敢當然珍

重萬里之托欲辭不可　且自安龔或得托名簡編施於
後世亦史遷所謂附青雲之一事也莊誦決句固知群
玉府中無可屈擇然其間精光絢爛特異或雖初矚如
不見灼爍而涵蘊無窮有未易窺識者謬圈點其旁其
他雖工而易識不復點綴蓋槩梗其所易識則人將忽
其難曉故此法祇以喻衆人云爾非固軒輕於其間也
不然選驪龍之珠已爲可咲況具眼非劉會孟父當識
必陵化哉其文字浩瀚成篇尤非詩法可以句摘故今
敢蠅玉竊觀古名家集率先詩而後文愚意欲以詩卷
文字易置第四卷祭文之前別爲一卷似得倫次又如

少陵昌黎集每卷之前不述作者姓名蓋通部出一手旣顯標其號而復著姓名卷首其爲贅無疑此論而聞西涯文正公今其集中所答友人一書亦詳言之未知高見以爲何如也序一首試錄呈稿極知蕪陋伏惟是正幸甚外近作數首并祈斷教生去秋以給由便道送親抵家昔親老多疾少弟尚刻遂上乞休疏平生所欲誠不止此然知命者安義知幾者仁親亦旣念之孰矣執事才大而學老勞積而望日隆流於旣足發於持蒲勢固不容以已惟爲蒼生安以俟之而已萬里緘辭有懷莫盡

奇薇中峰

久慕荒林何意得覩光霽欣慰不可言第大洋臨眺未遂而去不知何日復了此緣耳比與子蕃相約晉拜為日已久適老母小恙不能果歌先以書啓幸賜照察屬者伏見執事志地位之高覩臨海隅將覔瓊於白屋之下且遠識高誼晉區區非俗之見可同日語哉爵馬不登於伯樂之廐碔砆不入於卞氏之手他日令居之權衡相佽之美固不筮可知也邪竒雖暗劣亦竊以所聞高賬自思惟敢用一言贊成高誼倘賜諾陳氏所將禮議其行者直命幸幸於此擬進恐不敢深探以竒素在

覆上 傅密丞京 蘭谿亮啓別有款苑也

寄董老先生

比欲晉尹寮於私邸未宮 妖厥不勝危悚伏惟執事正直仁明天佑多福輒恃愛衙有胥吏蝟起陳氏有子夙稟令資年方十三儼如老成淑敏英於況重經術於謙抑乎姿秀發動止詳雅 其孝悌之大人之品偲無可疑近家令嗣文王年見臨視詰 之以此未嘗後言於廷府然陳氏以縣大非偶深惜 賊以許生繆辱道家之末托爲元容吉旋懷賜金鈇則 曾陛下其人之知或哉舍親藏時化行謹此代函冒聞敢希 鑒念不宣

寄潘有山先生

生無以側聞道義之風三十年矣傾慕之勤而摳趨未遂然竊有奉令甥於執事言論風旨不啻親炙然者而執事或未之知也輒不自量僭有陳於左右不自知其可否幸執事試垂聽焉竊聞擇婿之論尚矣班姑孟光之流卓卓然者近世伊川之論以爲使貧女辱於凡夫不如勿嫁蓋致嚴如此恭聞令外孫女淑慧夙成倪人之妹淑邑已有陳氏子年方十三丰姿秀茂應對詳雅敏慧於沈重編夫銳於謙抑其爲遠大之器似無可疑況其父兄師友率非凡庸姻族門楣亦多顯閥近辱人

甥親賜臨視雖已知其可喜但尤不敢自專或者以道遠爲嫌將致疑豫夫聲氣苟同即四海可以家視不然同室之内九疑横焉奚取於近哉故凡區區較遠近而已者竊觀之眞非丈夫之見也而況一二百里之間本不爲遠者乎執事曠懷達節固當無疑於此敢望深念鯫生之言以成天作之合使清氷潤玉繩繩輝映其何幸如之辱令甥一日之雅敢僭爲先容伏唯照察幸甚

復董鏡山

杭城期得再會不意賊俘至踉蹡而行過貴境欲晉拜老先生舟漏且衆老親不欲久泊亦不果悚罪悚罪辱

遣令姪逺臨蕪得手翰厚儀邦奇適在慈溪歸之日令姪去二日矣感激怏悚莫能自喻海隅荒僻天門萬里杳不知音信執事進止無所於扣不勝企懷翰至得承運靚為慰邦奇正月間遣上乞休疏未得回報平生所期竟其止此顧私情所迫有不得不然者或者義之所在即其命耶蒙執事平日謬愛所以期望引掖之者不淺向會嚴逕中兄亦略道及私情輒痛阻不啻口出故人相愛之情往往如此今但晰感於心黽勉自修而已孔子之所謂同心孟子所謂讎一者皆不必其迹之同聞老夫人壽七十欲審誕期趨拜家貧乏力往時所携

數僮轟驅晨畈附近姻家亦有未及到者西瞻不任馳
情伏惟亮原

復陳朝儀

辱索承德堂記不自揣量輒恃舊愛妄有瀆於清聽執
事復令刪改尤刃至厚幸甚感甚僕因來翰無事實故
惟受姓之始遂借以明其有德而與失德而替誠不自
知其妄也承執事命改之時正如剡溪乘興興盡即止
遂不復致思旣而兩辱翰速乃反覆沉思欲更亦易之
又莫知所措手屈原自叙自高陽氏楊雄自有姚氏近
世韓子作竇氏墓銘推本於后緡送何生則曰何於韓

同姓為近王歐蘇氏譜率遠推所始如此類甚多不可勝舉况彼皆自敘而僕為托人言耶若狄梁公曾子固之事僕固亦聞之矣蓋近世同姓者爲其枝派已分莫知承屬固不得援以爲祖若其受姓之初必出於一如執事陳姓以爲陳敬仲陳平之後則不敢若曰出於虞帝則無可疑者昔人謂行萬里道讀萬卷書方可讀杜詩信者學不可不博耶遠意不可虛辱敢誦言之且所云拒之甚嚴者僕何敢爲拒也僕何敢爲拒也伏唯亮察歲晏東還當面盡所懷辰下千萬以道自護

答魏子才

僕自十月七日抵家毎欲春問迄無便人王生來僕適入城不及會面深用爲恨欲更畱會偹答起居則數僅方治田事乏人隨從不能果承遠示手書感慰殊甚敢試條答以代晤語邦奇臘月上乞休疏未得回報日逐事事只一部論語其大綱則所謂志道據德游藝者是也海隅勝友難得恨不與尊兄同産一方來諭千里猶一堂者僕亦以是望足下也湖湘之士能相信於道者數人其次則有能知其梗槩者他日亦不至陷於惡矣常德一府頗或溺於邪說僻固十餘年非旦夕可開内亦有頴悟如唐愈賢者便易得轉動然地方環數萬里

生徒萬餘不得專與相處未知終竟如何耳朱子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云恐不甚瑩既是良心發見如何又用猛省提撕夫子云性相近也萬世論性者皆不能出此矣孟子道性善是因當時只見得下一截了故探性之本而言之性字從心從生盍已在人物身上了便都是氣質氣質未禀之先這便是理理氣本非二故明道謂性即氣是孔子之說畢竟是理主乎氣故伊川謂性即理是孟子之說來論以二說為判乎不相一只為平日將理氣太分析了故有此滯礙望更涵詠使脫然融會則千言萬語觸目洞心大小大

快活孔之不惑孟之知言皆此而已堂上老先生老夫
人想俱康湛儀幸二親粗安邇歲連生三女尚未有子
承問及故告之令郎想知向學充之何故今與允脩曾
外書一緘幸轉致

寄湖廣省城西學師生

區區去冬東行備歷險阻老病因是得疾不果北上欲
告終養恐吏部行勘往復日久故上章遞求休致蕪得
早有代者不意部中未見深察近復移文催取然區區
亦患耳鳴目昏惡阻之疾終難強起已再致前意想七

月得達
天聽也念在湖五年雖心力不敢不盡而地大才綿用
所稗補所望諸生篤志力行及時進修今雖遠別但此
心不忘固有所謂千里如面者區區雖退處不償平生
萬一亦自私太課程日求進益蓋爲善最樂乃自已受
用不然醉生夢死於天壤間豈不哀哉向見會試錄湖
廣連捷者八人而魁元半天下甚喜文風之盛第平時
所願猶不止此而省城之觖望尤甚時固自有在耳

寄戴秉誠先生

別來兩月翠竹蒼波掩映縈廻之地時有夢落其間思

其地耶思其人耶德州會汪汝成相與道高致來附歸接見問訊亦必道及區區也客中情悰言莫能盡望雲之思補天之志交集于心朝夕耿耿今歲不知從遊幾人講論緒餘便中幸速示一二萬萬乍熱伏惟以道自重不具

寄豐存禮

居家不得頻接言論別後徒遐想耳比想造詣當益精純健羨健羨貴軀清甚近復何如僕常自驗但精神不完則志意不覺惰慢雖對墳籍似與不甚相涵在高明諒必不然特愛中姑一言之耳冬寒千萬以道自護

復葉生

姑蘇幸會片頃恨未及扣所蘊然亦資精實已竊敬畏别後不勝懸懸近得　手書甚慰但所索經書題愧不能答抑非所望於賢者也如足下英膚於經書諒已淹貫他日就試自當左右逢原何題之預擇敢望屏除外務靜坐一室用志不分乃移於神雖千載之上之人之心將與我脗合而况於今人又安能外我承不遐棄輒敢有復於左右惟高明其裁察之不具

與陳朝儀

僕擬望於足下數年矣日乘顧辱示所作時文藹然舊

日情好忻苟忻苟惟定下才氣凹定旨遣慎無曰命云
命云僕於天命迄自謂稍見一二然聖人不言命乃所
謂知命況人事萬分一或未至而徙自比於僥倖偶得
之流以爲是天命也則爲惟不知命且其志之卑陋識
量之淺狹亦已甚矣佳作二冊數復向已曾面告茲不
再大抵貴精不貴多昔人已有定論惟萬萬亮之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三